▶城市表情

城市花园

王家坤

1.5米宽、6米长。住在这个堆满钢筋混凝土的城市里，这9平方米的阳台是我唯一可以亲吻大自然的地方。在这里，晚上可以用眼睛丈量星空，早晨可以用鼻孔吸吮清新的没有汽车尾气的空气，中午可以用脸颊承受和暖的南风，干枯的西风，凛冽的北风，顺畅的东风的抚摸!唯一的憾事是无法更近的距离与绿色接触!

我想人类在这个充满河流山川、绿树红花的星球上跳足裸身奔驰了几百万年，三四千年前的商周时期可能才有真正的衣和履，算是文明人了。只有1000年内，才有大都会的出现，而真正意义的摩天大楼林立，水泥马路交错，霓虹灯光闪烁的现代大都市出现，在中国不过百年，在郑州也是一二十年间的事。

你说在大自然的拥抱和沐浴里生活了几百万年的人们，突然割断了与自然的联系，那种感觉会是什么，是焦虑？是期盼？是渴望？

楼下倒有花木葱茏的小花园，那毕竟不能伸手可及，遥远了一些，不能抚摸它们的绿叶，不能就近闻它的花香，连提水灌溉、挖土施肥的可能性都没有。

我经常羡慕对面美编老禹的阳台，长长的牵牛花，到处缠绕的青青丝瓜，结满绿果的葡萄，连粉豆、仙人掌这些植物也充塞其间。他家的阳台简直就是一个悬楼花园。经常见老先生拿盆浇水，用剪刀修剪枝蔓和树条，一副悠闲自得的模样。

就想起了德国人的阳台。德国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，可供他们种植树木花草的丰田沃土并不很多，但你到德国哪怕是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城镇，让人纳罕的是阳台上统统摆满鲜花，而且是清一色的鲜花，鲜花的花朵一定要下垂，向外面开放。在一个树木不多的城镇里，所有的阳台上布满鲜花，那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大花园了。

我也曾在阳台上种过各种花木。那品种有些是名贵的，但是好景不长，特别是君子兰之类，不能太阳直晒，不能浇水太多，也不能太早，养了几盆都枯萎了。好在一个侄儿学园林，经常来家教我，使我掌握了不少养花的本事和技巧。要养好养的花，要养本地生的品种，要养多次开花的品种。好了，我的阳台两三年内就有了昙花、仙人掌、月季花、常春藤，甚至还有番茄和辣椒，不是夸口，我的三盆朝天辣椒够我们两口人炒菜用了。那盆仙人掌三年就长得一人多高，简直就是一棵树。常春藤更神，掐一段扎进土里就能生长，我放在办公桌上的一小盆，不知被多少朋友掐了去。

阳台养花在这个城市已成气候。如果所料不错的话，那动力就是人们渴望自然，渴望绿色。如果把阳台养花动员起来，这个城市会增添多少绿色和亮丽。现在的现实是，有的阳台还是堆放杂物的地方，有的阳台主要用作晾晒衣物。我不知德国有无一个阳台养花的法规，还是一种社会习俗。我们如果发起一个动员，或者就形成一个地方性法规，阳台主要用来养花植绿，这无论对家庭的陶冶性情，还是绿化美化这个城市，更甚者节约城市的绿化费用，都是有好处的，如果这个三百多万人的都市家家阳台摆满鲜花，那么这个郑州不是城市花园又是什么呢？

▶生活空间

九位数存款

彭永强

我家的经济情况一直不好，一家三口总是过得紧巴巴的，尤其是考虑到房子的问题，更是让人愁眉不展。

这天，我和妻子在打点家庭理财的事情，恰巧儿子在看电视里的少儿节目。我问妻子家里还有多少钱，妻子说："哪里会有多少？咱们不就只有三个银行存折嘛，一个存款是四位数，一个存款是三位数，一个存款是两位数，你想想会有多少钱……"

谁知儿子的心并不完全在电视上，这时候居然问了一句："咱家还有这么多钱……"妻子心里正烦恼着，见儿子打岔，不耐烦地跟他说："小孩子，一边儿玩去！"

一星期后，儿子的班主任来家访。要知道，儿子学习虽然不错，可是班主任来家访这事儿还没有碰到过，我和妻子分外热情地接待老师。聊着聊着，儿子的班主任说起我儿子这次的作文，他说道："你家儿子说，你们家的存款达到九位数……我……我有点怀疑……当然，财产问题是个人隐私，可是……本着教育孩子诚实的目的，我还是想证实一下……"

我和妻子一听，都觉得很愤怒，儿子怎能这般口无遮拦地吹牛呢！就实话实说地告诉了儿子的班主任。

班主任走后，我立即喊来儿子，强压住怒气问他："谁给你说咱们家存款九位数啦？"

谁知儿子一脸无辜，说："前几天妈妈还说，咱家有三个存折，一个四位数，一个三位数，一个两位数，四加上三再加上二不就是九嘛！这个都不会算，真笨……"

▶世相百态

馈人尊严

骆旺川

春节前后，上门来讨要钱物的人骤然多起来，有拉二胡的，有唱数来宝的，有的不拉也不唱，年纪大了，拄着木棍……这天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，肩上扛了个蛇皮口袋，里面不知装着什么东西。他走到门前对我说："老板，要点钱！"这话让人反胃：没有任何过渡，更没有任何理由，如此干脆，如此单刀直入，好像整个世界除了他，个个都富得遍身贴钞票、银子花不完，不拿一点给他，简直天理难容。

我猛地想起曾经读过的一个故事：欧洲二战老兵在一年的某个日子走上街头卖花，筹集善款，以资助那些处于生活困境的其他老兵；一支花你可以出一欧元，也可以出一百欧元，不拘多少，只要表明没有向你白要钱就行。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感动，这是对捐赠者的尊重，更是对受捐赠者的尊重。

我想试试那个叫"尊严"的东西在这位青年人身上会是什么样子。我指着院子外面多家人公用的垃圾堆对他说："要钱？行，你帮我把那堆垃圾清除到桥头的大垃圾堆，我给你钱。"

年轻人迟疑地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，从他眼神里我看出他的心理：要么给，要么不给，哪有你这样啰嗦的。我敢肯定，我是第一个要他用劳动来换钱的人。

他说："老板，你舍不得钱吧？舍不得就算啦！"

没有想到他反过来激将我：你舍不得就算了吧，别绕弯儿。我说："你没听清楚我的话？你把那堆垃圾清除掉，我给你五元钱。"

那堆垃圾其实并不多，只是六七畚箕的事。离大垃圾堆也不远，只有二十来米。以前都是我们自己利用周末清除的。我想，假如他懂得什么叫尊严，我甚至想多付给他几元钱。一般常理，人若不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，谁会伸手？手毕竟是尊贵的。

"不干。"年轻人回答得非常干脆。

我以为他嫌钱少了，何况又是清除垃圾，就说："十元钱你干不干？"

"不干。"

"二十元钱你干不干？"

"不干。"说完，那年轻人把蛇皮口袋顺到肩膀上，拔腿就走，离开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，"什么十元二十元？我是要饭的，不是给你清除垃圾堆的！"

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：他的职业是要饭，不是干活。我扯开嗓门吼了他一声："小伙子，你懂不懂得什么叫靠劳动吃饭？年纪轻轻的，要劳力有劳力，要精神有精神，平白无故凭啥给你钱？"这一声他肯定听进去了，几天后在集市上又遇到他沿街要钱，一看见我，他迅速躲进一条巷子。后来我在一个建筑工地遇到他，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建筑工作者。

▶万家灯火

洋女婿上门

苗连贵

我一向怀疑网恋的真实性，以为那不过是现代社会的"天方夜谭"。没想到我的芳邻晓红却演绎出一段真实的故事，而且是跨国的。

她是本地高校一位英语教师，为了提高语速，经常上icq的聊天室与老外聊天。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一位叫维克的美国人。他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做留学生工作，曾往返中国多次，有一回还造访过我们这座城市。他对东方文化很有兴趣。他们互有所需，于是因"互补"而"粘"在了网上。

忽然一天，晓红收到一大束盛开的玫瑰，花朵中一张卡片用汉语写着："晓红，请接受我的爱——你的维克。"这份惊喜让她流下了眼泪。这太让她感动了！天晓得他是怎样通过美国的鲜花快递公司绕过半个地球送来的。这束花也让他认识到维克的热情和执著。

经过大半年的网恋，他们顺理成章地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程序。但晓红寡居的母亲舍不得女儿远嫁，而且她既不相信什么网恋，也信不过老外。为此，我与妻多次上门劝说，但收效甚微。一天晓红欣喜地跑来找妻说：维克有办法了，他会使母亲接受他这个洋女婿的，他要亲自到中国来。

今天是双休日，大清早晓红家门前分外热闹。原来，这维克来了个"长途奔袭"，下了飞机就直驰晓红家，为的是使晓红妈无可阻拦。

到了晓红家，满屋都是人，除了那位长得像"大山"的维克外，还有一位衣着华丽的老太太和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。晓红介绍，她们是维克的母亲和妹妹，是为了说动她妈妈，维克组织的"亲友团"。晓红妈按照中国的习俗给客人上茶。只见这位维克先生端起茶杯，站起身向她道过谢，然后喝酒似仰脖地将茶水一饮而尽。人皆大惊，这茶还是烫的呢！果然，维克被烫得口吐舌头，大口吸冷气，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，竟是一句四声不准的普通话："感情深，一口闷!"一句话把众人笑倒。这是他在美国汉语学校学来的中国俚语?他把喝茶误会为喝酒了。

谈笑中，却见维克打开旅行箱，拿出一个精致的首饰盒，揭开盖子，里面是金灿灿的组合套件。然后他一个单膝跪在晓红妈的脚下，双手呈上首饰盒，说按照中国的习惯，特送上聘礼。晓红翻译出来，她妈倒有些手足无措了。这时洋老太太起身插话说：维克结婚后，可以中美两地飞，待她百年之后，维克甚至可以到中国定居。维克接着用汉语说："妈妈，您接受了我，并没有失去女儿，而是多了半个儿子。"这句表白太"中国"了，又把众人笑得前仰后合。晓红妈也笑了，终于接过了礼物。事已至此，她该怎么说呢，这"洋女婿"也只得认下了。晓红眼里闪着泪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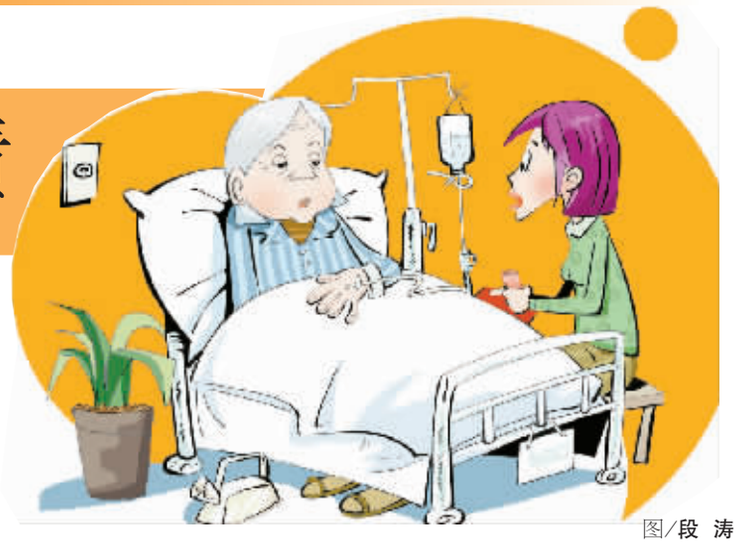
维克快活极了，跳起身，从旅行箱里变戏法似的取出一样东西：形状十分怪异，噢，是苏格兰风笛。他说，为了庆祝求婚成功，他要为所有的人演奏苏格兰民歌，然后便不由分说地边奏边舞起来。这个维克真够率真的！笛声悠扬，仿佛把人引入苏格兰绿草如茵的山野里……

真是难以想象，连我们这所普通的民居也有了异国情调，也有了国际婚恋；爱情加网线，拉近了人的距离，天涯咫尺，我感觉地球太小了，确实像一个村子。

▶真情快递

欠母亲的债

江南子



图/段 涛

母亲每次来城里看我，我都私下嘱咐妻子临走时别忘了给她点零花钱用。一开始，妻子没什么话说，可时间一长，她就有意见了，说："你妈怎么像个要债的呀，都没完没了了？"我哄她开心，说："妈好不容易把我拉扯大，我难道不应该还她一点嘛！"妻子哼的一声，不说话了。

母亲再来时，妻子果真不给钱了。送母亲去车站，我只好将自己口袋里仅有的80元钱掏给了母亲。母亲推诿着不收，只是问："儿子，秀云她是不是对我这个乡下老婆子有意见呀？"我忙说："没有，她怎么会对您有意见呢？妈，看您想到哪里去了。"

回到家，我十分生气，就对妻子说："母亲下次来，你不能再这样了。钱一定要给，除非你不在家。"没想到妻子气呼呼地回敬我："你放心好了。她下次来，我保证不在家。"

我原以为妻子说的是气话，没想到母亲再来时，妻子真的"跑"了，就连中午吃饭也不回来。我一气之下，找出存折给母亲取了500元。为了让母亲信服，我谎称说："妈，秀云今天加班，这是她让我给您的。冬天来了，天冷，您自个儿买件袄穿吧。""是嘛。"母亲微笑着，收了钱，走了。

此后，母亲总是每隔一个月就进城一次，而妻子依旧顽劣不堪，总找了各种借口出去躲"债"。

去年冬天，母亲忽然一病不起。弥留之际，她把我们喊到了一起，从枕头底下掏出三个红包来，大嫂、弟媳还有我妻子，每人一个。妻子接过红包，愣了愣，转身把我拉出了病房，说："三个红包，就数我的最小，你妈是不是太偏心了。早知道这样，她当初来，我就一分钱也不给她。"说着，妻子又掉转身来，一脸愠色地推开了门。我忽然预感到了什么，忙问："你要干什么？"妻子说："当然是进去问个明白呀。"

我想阻止她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妻子径直走到母亲床头，问："妈，我平时对你也不薄，你怎么给我最小的一个红包呀？"母亲有气无力地说："放心好了，我没有偏心。红包里的钱是你们平时给我的零花钱，我一分也没花过。"妻子愣住了，拆开一看，零零整整，居然也有好几千。

母亲去世后，妻子常陪我去给她上坟。一次在村口遇见了老村长，他看着我俩，十分满意地说："桂花嫂这辈子不容易啊，受了那么多苦，才把你们兄弟仨培养成人，但你们给他娶了三个都这么孝顺的好儿媳妇，桂花嫂她也算有福了……"

听了老村长的话，妻子忽然转过身去，泪如雨下……

朱由校喜爱宠物，尤其好猫。在宫中设猫儿房，豢养许多名猫，分别称为"某小厮""某丫头"，甚至还给猫加官晋爵，称为"某老爷"，同中官例，赐给赏钱。

一次他游幸西苑，听见树上鸟鸣动听，一时性起，径自爬上树从鸟巢中掏得雏鸟，结果乐极生悲，失足堕地，裂裳破面。

对这位顽童皇帝，魏忠贤像父亲一样溺爱有加。皇帝喜欢骏马，魏忠贤就在边疆进献中精挑细选呈上；皇帝好山水，魏忠贤就让御用监作五彩围屏，绘西湖、虎丘等江南胜景，放置御榻左右。

朱由校最广为人知的爱好是木工，在此方面堪称天才。他亲手制造漆器、砚床、梳匣之类，全部以五彩装饰，工巧妙丽。心情好的时候，他还会出售这些工艺品。一次他制作了护灯小屏八幅，上面手刻寒鹊争梅戏，他让小宦官去紫禁城外的集市卖掉，并说这是"御制之物"，作价一万钱。第二天宦官如数奏进，龙颜大悦。

魏忠贤如同一条忠实的老狗，看护着大门不让外人进入打扰主人。当门前真正冷落下来的时候，不甘寂寞的老狗就跃跃欲试，要跑出去咬人了。

而更多的人，由于难以见到大门后的神秘主人，干脆将看门老狗当作主人顶礼膜拜起来！

四

起初，宦官在阁臣面前，根本抬不起头。

直到朱棣的重孙明英宗朱祁镇时代，才出现了第一个弄权的大宦官王振，此后，阁臣宦官的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。内阁大臣的体面相对于宦官，每况日下。

魏忠贤自宫之前，只生有一个女儿。谁知年过半百，竟一下子有了无数子侄儿孙，而且个个声名显赫。满朝文武，几乎全部投入魏家门下。

内阁由橡皮图章变成了泥菩萨，《明史》记载，有一次，魏忠贤想廷杖某大臣，一些朝臣稍有异议，数百名小宦官就冲进内阁大堂，"攘臂肆骂，诸阁臣俯首不敢语。"

而养心殿司礼监办公地，却风光无限。最火爆的日子在每年正月，因为魏忠贤的生日是正月三十，一过十五，各衙门及宦官祝寿者，站满了院子。拜贺时，"千岁千岁，九千岁"之声，"殷訇若雷，上彻御座"，这些拍马者甚至不怕惊扰了住在隔壁的天启皇帝。

文官彼此倾轧古往今来从未停歇，然而却很少有天启年间这般惨烈。所谓党争，最初不过是朝臣以同乡结谊，心气相投结成的松散联盟，先有齐党、楚党、浙党。三党所争，探讨制度方面的少，纠缠人事方面的多，是非利害难免缠绕在一起。

同原来的三党类似，东林党并非严密的组织。最初是一个叫顾宪成的吏部郎中在万历二十二年削职回到无锡，在东林书院讲学，影响了一大批朝臣，故此得名。东林党的核心价值观是：学术、政治和伦理是不可分割的。

东林党人以君子自居，凡不合意见者一律指为小人，邪党。

将正常的意见交锋上升到道德裁判的高度，东林党人冰清玉洁的政治理念显然大有问题。万历死后，东林党人在朝中得势，一时间凡是他们看不上眼的人都成了邪恶小人，甚至连熊廷弼、袁崇焕这样的人物也沦为异端。

被东林党人的道德杀威棒追得无路可逃的人，本来可以找皇帝评理，但朱由校正忙着做木匠活儿，他们就只有投向为皇帝看门的魏忠贤了。

而按东林党人的价值判断，魏忠贤确定无疑是本朝的刘瑾，死有余辜。于是魏忠贤只能与"邪党"联手，对东林党人大开杀戒了。

帝国文官集团的党争，最后为自己争出个阉人干爹。而魏忠贤几乎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，被忽然冒出的一班儿孙推到了权力顶峰，如同瞬间吸食了过量海洛因，他目光迷离，紫禁城内似乎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。

魏忠贤先是将养心殿御膳房迁走，把自己的办公室安在这里。还觉得不够排场，竟违反祖制，公然跑到皇帝的寝宫——乾清宫里去了。

坐在乾清宫大殿上的魏忠贤感觉好极了，全然不知这一场空前绝后的大赌局即将结束。

五

公元1627年夏秋之交，在酣畅淋漓地做了七年木匠活后，23岁的朱由校病倒了。一个月后，天才木匠朱由校病死。后妃总共为他生过三子两女，均早早夭折，按祖制兄终弟及，信王朱由检继承皇位，年号崇祯。

26

连 载

他留给他母亲一封信，只寥寥数语：'慧玉爱妃，恕孤不辞而别，来生再做夫妻！表弟洪虎，人心善良，你随他去，他已39岁，生不足惜，好好活着，毕竟你还不到20岁！'

母亲哭得天昏地暗。

总之，父亲——堂叔和她母亲，隐姓埋名，流落武陟。第二年，有了我。也就有了我和你的缘分。

连康熙皇帝，都知道我家的身世和底细——那是那年，是父亲祭日，就是他从禅安寺出走的日子。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、究竟怎么样死的，叔父和母亲就把那天定做了他的祭日。摆上他的灵牌，点上燎燎香烛，母亲恸哭起来！这一哭，就惹出了祸事来！

现在，虹妤正匆忙走在云台山中，此次去武陟不是她出行最远的，可她还是觉得有点可怕。她在想，无论如何我都得去趟武陟嘉应观了。

乙部

牛 钮

知足者常乐

牛钮就想，人活七十不容易。来到河工工地上这些年，什么活什没策划过、监督过、操持过？也可以说，工地上没有过一样活是简单的。

种柳树，够简单了吧？

可是，在河工工地上栽柳，光方法就有卧柳、低柳、编柳、深柳、漫柳、高柳等等。每一种都有独特的用处，什么地方栽什么柳、怎么栽，说道多了去。

眼下又是植柳季节了，牛钮想，赶紧把那个劳民伤财的庆典弄完吧。钉船帮到詹家店那十八里河堤上，有些地方要补栽低柳，有些地方要弄成编柳。

他已经让怀河营的把总去沁河滩选好树苗了。前些年，他和齐苏勒、嵇曾筠等人，带着官员、堡夫和沿河民工，在沁河滩栽了几十万棵柳椽，现已成为两把多粗的柳树了。他对把总说，东西南北留四角，只在中间取一棵。连那六百把打柳穴的大铁镢，六百把打铁镢的油锤，也都准备停当了。

好在再忙和一天，所有的烦心事就了结了。他就这么自言自语地走着、想着、絮叨着，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说的"了结"，能衍生出另外的含义或预兆。

他站到了严殿与大殿间的方砖上，御碑亭上象征皇权的黄琉璃瓦，在阳光下显得很张扬。

牛钮想：直到现在，人们还在议论，说雍正的皇位得来的不正，其实，雍正的皇位来得还算合法，而他皇阿玛的皇位，得来才不正！

五年前，经过处心积虑的明争暗斗，雍亲王还真当上了皇上。不过，他们争斗过程中，所玩的一切把戏，还不如我在康熙面前说一句话。

是的，我是说了一句话，让雍正欠下我天底下最大的人情。于是，雍正即位后，就拨了288万两白银，仿照故宫给我修了嘉应观。我知道，当时国库里只有700万两白银！我很知足了。

可是，后来雍正对我宣示：连小皇宫都给建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

这样，我就知足了。

老鸦叫哑哑

牛钮慢慢悠悠地走着走着，就到了御碑亭边上。

那筒御碑，深沉的古铜色，幽光粲然。昂立在龙头、牛身、鹰爪、狮尾的河蛟身上。用雍正的话说，"它可是天下第一碑了！这可是我即位后，首次御撰碑文啊！"

"谢皇上隆恩了，"牛钮说，"奴才，谢主子恩典。"雍正就笑了，深不可测。他又想起了昨晚的惊梦，又看见了那吊在空中、哗哗啦啦响的母亲。看见了铁青着脸的奶奶——我怎么会梦见她们呢？是不是我老了？

那个梦，究竟预示着什么？

直到现在，奶奶还放心不下我吗？

我还能怎样？她还要怎样呢？牛钮在心中默默地说："奶奶啊奶奶，你谙于权变，工于心计，大权在握奶奶！我不恨你……"

天下大爱，最终归平淡；人间大恨，最终也归于平淡。那些过眼云烟的往事，最终化作牛钮轻轻的一声叹息。

不过，还是得承认，雍正还是有些不同的。他知道什么事是关乎皇冠的大事，哪怕是表演性的，譬如，敕建嘉应观。

雍正要用嘉应观，把以前"那些人"欠牛钮的都还他——貌似皇宫的嘉应观，能偿还生命的沧桑吗？

嘉应观建成了，它见证着伟大英明的雍正在身为雍亲王时，治理黄河的功绩。他要让嘉应观充当说服汉族臣民、臣服满族皇帝的说客，他把禹王的檀木雕像，放在观中最高的禹王阁里——既然，大禹这个少数民族，通过治理黄河有功于华夏，我，为什么不能？

4